

文学史话

略论晚清目录学家丁丙的词学思想

陈 瑶 钱建状

丁丙(1832—1899)字嘉鱼,别字松生,清杭州钱塘(今杭州)人。丁家在杭既办实业,又经营藏书,其与乃兄共创的“八千卷楼”是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丁氏藏书目录主要有两种:一是《八千卷楼书目》,为丁氏藏书总目;二是《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小八千卷楼所藏宋元旧槧、名钞名校及稿本。除藏书目录外,丁丙的著作还有反映杭州古代掌故的《武林坊巷志》,近代史料笔记《庚辛泣杭录》,以及诗集《松梦寮诗稿》等多种。

丁丙幼承庭训,学有渊源。“博极群书,于学无所不通,究心经典,由训诂以达义理”(《松梦寮诗稿》序)。对传统经学颇有造诣,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丁丙所处之清朝末年,整个封建社会已岌岌可危,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已不复存在,西学东渐,各种思想对传统文化产生冲击。因此,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虽占据不容置疑的地位,但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他的思想会融入相对更多的元素,从而在整体上既坚守儒家传统,同时又不拘泥于传统,对事物采取一种更为开明的态度。

这种既传统又开明的思想方式不可避免地要表现于其词学思想当中。因此,丁丙虽深受浙西词派词学观念影响,但又不囿于此。其词学思想虽以“清”字贯之,归为“雅正”,但其所论的“雅正”已超出传统风雅词派的界定范畴,重在对凡俗的超越,而不是温柔平正的传统诗教观。



一、以“清”论词,归为“雅正”

丁丙“无汉宋门户之习,年未冠,即学为诗。好《樊榭山房集》。自铸伟词,故其诗直写胸臆,独往独来,感事怀人,缠绵悱恻,得风人之旨,非樊榭所能囿也”(《松梦寮诗稿·序》)。“樊榭”为厉鹗之号。丁丙之喜欢厉鹗,当是出于志趣相同。厉鹗虽为康熙朝举人,但终生未仕。他“幽居道古,翛然清远,诗文之外,锐意于词”(《秋林勤雅跋》)。而丁丙也“抱道不出,其生平在隐显之间。……晚岁益励于学,尤留心乡邦文献,校勘梓桑掌故、先哲遗集”。由此可知,丁丙在人生态度上和厉鹗颇为相似:二人均守道而不仕,专心于学问,是封建社会典型的清介有所坚守的文人,游离于社会漩涡之外而洁身自好,“众人皆浊我独清”。二人的审美要求,可以认为是这种处事态度的侧面反映。厉鹗作为继朱彝尊之后浙西词派的盟主,论词以“雅”为尚,他在《群雅词序》中说:“由《诗》而乐府而词,必岂夫雅之一言,而可以卓然自命为作者。厉鹗以‘雅’论词有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为他对‘清’、‘凉’词境的偏爱,而此种清凉之境亦是高雅的表现。‘清’是厉鹗艺术评析的基本尺度之一。他认为,‘远而文,澹而秀,缠绵而不失其正’,便是‘骋雅人之能事’”(《樊榭山房集》卷四)。他在《张龙威红兰阁词序》中称赞“张君龙威于登岸为后辈,其词清婉深秀,摈去凡近”。在《陆南香白蕉词序》中夸赞《白蕉词》“清丽闲婉,使人意消”。主张学习“宋贤”的“深窈空凉之旨”。在《论词绝句》中也多用“清”为赞语。可以认为,以“清”为主要特征的“雅正”论审美要求的基本含义是:境淡意远,格高韵清,不染尘俗,吐自胸臆。“清”与“雅”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都是与“凡俗”相反相对。明代的胡应麟说:“格不清则反,调不清则冗,思不清则俗。清者,超凡绝俗之谓。”(《诗薮》外编卷四)故而古人常将“清雅”合称,对清雅的追求乃对凡俗的超越。

丁丙《好《樊榭山房集》》，其词学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厉鹗的深刻影响。因此，丁丙的词学思想也打上了浙西词派的烙印，在审美要求上也以“清”论词，并归为“雅正”。《善本书室藏书志》所著录的歌辞类解题中，可以发现这种词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对题材内容、风格和形式等方面的评论上。

首先，内容上，肯定醇正优美的情感，否定低级猥亵的思想。比如，《山谷词》解题：“山谷词清刚隽永，……间伤于褻谑。善恶杂陈，固宜分别观之。又如《清真词》解题：“词笔婉约娴雅，无酒楼歌馆簪裾狼藉之态。”《松隐词》解题：“雍容华贵，迥异歌馆狎亵之态。在两者的比较中强调雅俗之辨，贵雅轻俗。

其次，风格上，贵清新闲婉，清刚顿挫。丁丙论词的风格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形容词就是“清”字，在收录的86种词曲类别集中，除去部分只记录版本情况，不做评析的词集，以“清”来评述风格的就有16种之多：清约婉丽、清刚隽永、清壮顿挫、清新婉约、语意清丽、清和婉转、清婉流丽、清空婉丽、清丽婉转、笔意清澈、凄清婉转、清雅莹洁、清空跌宕、清转华妙、笔颇清婉、词旨清婉。评语中所用的“清”字，修饰不同的主语，可以指总体风格，如清约婉丽、清和婉转；指语意、笔意，如笔意清澈、语意清丽；指布局，如清空跌宕。而“清”字和其他形容词连用，又有不同的含义，如“清刚、清壮、清雅、凄清”是就词的总体风格而言；“清新、清丽”就用词的“删削靡蔓”而言；“清空、清婉”则说的是意象排列的萧散含蓄、韵度飘逸。

必须指出的是，丁丙以“清”论词，并最终归为“雅正”，虽是承自由南宋张炎《词源》提出，浙西词派一脉相传的“雅化”路线，但丁丙的“清雅”比之前人，其所涵盖的范畴多有扩大，他的“清”既有清新闲婉，又有清刚顿挫，并都不失“雅正”，打破了传统“雅正”一派只重“婉约”的局限。

明代张綉最早提出“婉约”、“豪放”之说，曰：“词体大略有二：

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宏之谓耳。张炎认为词的艺术风格有两大分野,婉约风格的特点是“词情蕴藉”,豪放风格的特点是“气象恢宏”,并未涉及正变,更无对两者有所褒贬、轩轻。但随之而后,开始出现把婉约、豪放两种风格强分正变,以时代背景的不同,或“以婉约为正 贬低豪放词的“本色”论,或提倡豪放,高举苏辛旗帜。但在词的发展过程中,以“婉约”为正,“豪放”为变,崇正抑变成为传统观点。以和丁丙词学思想有深刻渊源关系的浙西词派来说,力主醇雅,实际上是对词这种文学样式提出了乐而不淫、怨而不怒、清婉深秀、中正醇和的标准。它既是艺术风格的要求,也是思想内容的要求:走与“俚”、“伧”相反的路。正由于此,其开创者朱彝尊对艳词特多的黄庭坚之作,去取特严,同时,对苏、辛一派的豪放雄壮之词,也目为“伧”而加以排斥。

丁丙虽然承浙西词派的余响,以“清雅”论词,但他的学术思想比之朱彝尊等人却更为开明通脱。

首先,他认识到两种风格的不同,但不分正变、轩轻。他倡导的“清雅”,有更宽泛的含义:清约婉丽是雅,浑灏雄健亦可以是雅,其标准是一种醇正的、不同于流俗的格调。如对山谷词,他认为“清刚隽永,于晏同叔、秦少游外别树一帜,间伤于褻谑。善恶杂陈,因宜分别观之。”又如《筠溪乐府》解题:“其长调多学苏文忠,浑灏雄健,力矫纤秣,小令亦不乏秀韵。”《竹斋词》解题:“子寿词劲气直达,颇思矫涤纤丽之习。”

其次,正是这种对两种风格平等视之的态度,丁丙将浙西词派目为“伧”而加以排斥的辛弃疾词立为清刚雄壮词风的最高标准,这类风格下的词作常和稼轩词加以对比,指出不足。如《碎锦词》解题:“用笔浑灏,无末流纤弱之习。……雄声壮态,仿佛稼轩,所逊者,生辣耳。”《竹斋诗余》解题:“几叔词笔沉郁豪浑,在南宋人颇近辛稼轩。……特逊其雄厚耳。”《后村诗余》解题:“力洗铅华,大致效稼轩而逊其魄力。”

再次,对浙西词派宗法南宋、以白石为尊并不以为然,而是对具体的词人词集有具体的分析,凡有可取之处,皆予以赞美。如《王周士词》解题:“以凝词句法精壮,……绝无南宋浮艳虚薄之习。指出南宋雅词末流一味追求清空骚雅而流于浮艳轻薄。《双溪词》解题:“质实妍雅,虽未能与姜白石、高竹屋方驾,亦一时作手也。不独清空是雅,质实绮丽也可以是雅。《履斋先生诗余》解题:“毅夫词格亦与梦窗、仲宗为近,在南宋词家,当为巨擘,与梦窗、白石无多让焉。梦窗词格以意境绵密、丽景浓情合沓而至、奥博繁复为特征,而白石词则以虚出笔,点到为止。梦窗和白石分别是质实和清空的代表,两者本无高下之分。但是浙西词派贵清空、贬质实的风格标准却十分明确。丁丙并未囿于传统雅词论者的观点,将梦窗和白石等而视之,说明他对词格的标准跳出了传统的以清空,或以白石为最高的雅词派的狭窄框框。

二、内容形式并重,形式是其论词的一大重点

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文学评论的重点之一,词学批评也不例外。传统儒家观点注重“文质彬彬”,即内容和形式要相互适应,相互融合。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将诗赋这种纯抒情的文学样式的形式美专门提出,指出这是抒情文学的一种特质,也是其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词作为比诗赋更深入婉曲的抒情样式,“要眇宜修”是其本质特点之一。因此当行本色之词往往特重形式之美。丁丙作为词学批评家,也特别强调这一点。

(一)用语主张清新雅丽,兼取秾艳绮丽,否定粗豪俚俗。如《竹友词》解题:“语意清丽,颇有锻炼之工。”《梅屋诗余》解题:“词笔秾艳绮丽,有《金荃》、《阳春》之遗意。对用字清丽、秾艳皆予以肯定。丁丙所鄙薄的是粗俗的语言,如《方壶词》解题:“涉笔颇涉粗豪,兼涉俚语,未为当家也。在用字方面,丁丙的取舍遵循

传统风雅词派“用字欲其雅”的标准。

(二)抒情主张婉曲清转,薄直露切近。词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两种趋势:一种以含蓄婉转为美,另一种以发扬踔厉为工。两种风格都各有可取之处,但豪放派末流则往往容易将“豪放”等同于粗豪、粗率。丁丙不否定豪放,在《西麓继周集》解题中,丁丙提出:“其词张叔夏以‘平正’许之,其实词旨清婉,音节亢爽,佳处不仅平正也。”“婉约”与“亢爽”并举,主张风格的多样性。但丁丙虽不反对豪放、“亢爽”,却否定无视词体特点的直露无余,如《后村诗余》解题:“大致效辛稼轩而逊其魄力,虽颇纵横排阖而一泄无余,故张叔夏讥其直致近俗。”丁丙主张词要婉约、跌宕有情致。解题中多有出现如“清约婉丽”、“清婉流丽”、“词笔婉畅,颇多雅令”、“清丽婉转”、“婉约娴雅”、“清空跌宕”、“吐属婉约,颇有风致”、“风流跌宕,一往情深”等语句。词笔贵曲折,这是传统婉约派的主张,联系词体本质“词之言长”的特点,不可否认跌宕曲折、摇曳生姿是词体特殊魅力的重要元素,丁丙在这一点上有颇明确的认识。

(三)声律上,追求声情相称和诵读的美听。词发展到清代,特别是到了丁丙的时代,即清朝末期,已经完全脱离音乐,成为一种与诗并列的独立的抒情文体,但词本身所具有的句式上的长短互节、奇偶相生,韵位的疏密变化、韵部通用以及平仄配合的变化多端,使其形成另一种声情相称、协婉动听的节奏美。这种“节奏”已经迥异于传统本色论词派所指的声律,不再是与艳曲声情相称,而是服务于情感的抒发,追求诵读的美听。丁丙作为一个词评家,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历史变化。如常用的评语“婉约可诵”、“雅丽可诵”、“清转华妙”、“吐属婉约”等,已偏离了传统论词所说的“协律”问题。

三、善宏观把握,不因人废词

丁丙以藏书家和目录学家的身份评点词家词作,故此特重宏观把握,高屋建瓴,善于从整体着手评价和比较,不因人废词。

首先,宏观把握,重整体风格,并善于进行风格上的比较。应该指出的是,本文所考察的丁丙的词学思想是从其所著的目录书中梳理而来,作为历史上著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丁丙有其专业的审美眼光和艺术鉴赏能力。限于目录书的篇幅,对于词人词作的评析当然不能与一般的词话一样,执著于字句的细枝末节或词作本事,而要全面考察词人词作最核心、最本质的特点,并用最精准的语言加以概括。丁丙的点评完全无愧于一位目录学的专业素养,精准客观,而且显示了高超的词学水平,不囿于门户之见和传统观点,提供新鲜独到的见解。

在宏观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丁丙善于将词人总体风格进行比较。如《金荃词》解题:“飞卿词继太白之后开延巳之先,为倚声家鼻祖。在词史流变中,突出飞卿词的历史地位。又如《珠玉词》解题:“风调闲雅,尤喜冯延巳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豪放派词以辛弃疾为标准,进行横向比较,指出各家之不足。婉约类的,则以少游为正宗,如《姑溪词》解题:“端叔小令,婉丽不减少游。”《乐斋词》解题:“颇清婉流利,虽未能与秦、柳抗衡,要不失为第二流也。”《芦川词》解题:“清丽婉转,足以肩随秦少游、周美成。”

其次,不同于传统的词话作者,丁丙是以目录学家的身份去历史地、公正地评价词人词作,故能拔出流俗,不以自己的艺术偏好强加于词,更不因人废词。对于人品和词品,丁丙采取的是客观科学的态度,将两者分而述之。如《半山词》解题:“清约婉丽,核以入人之折拗,迥然两辙。指出词格和人格并非总是一致。又如《初寮词》解题:“安中为人炎凉反覆,殊不足道,然学出苏、晁,才华富艳,……余事为填词,亦清和婉转,与老于填词者未为多让。”

丁丙明确提出不能因人废词的是在《东堂词》解题中：“尝以寿词祝蔡京，颇损清名。词饶于情韵，……多婉丽可诵。不得以人品卑卑而废其言也。联系前文所述，丁丙为人清介有守，而对于词人的评价却不因人废词，采取客观科学的态度，尤为难能可贵。

以上，通过对丁丙所著目录书《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有关词曲类目录和解题作简单的梳理，并由此探求丁丙的词学思想。从词史的角度来看，丁丙在该书中所著录的词曲类目录及解题不仅对词学研究具有文献版本学上的参考价值，更为重要却往往被忽视的是其中所体现的词学思想。作为近代词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丁丙的词学观点在总结传统，创建符合时代要求的词学体系上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篸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极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餍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沓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杜甫《丽人行》)